

魯迅論中國古典文學

廈門大學中文系

《中國小說史略》
《漢文學史綱要》

組選編



说 明

一、本书是鲁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述选辑，分言论摘要和专文选编两个部分。为了便于读者学习、研究和参考，选编的范围力求广泛，凡多少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言论，尽量收入；同时选辑了一些关于文学和文学史上一般问题的论述，并适当收进某些与文学现象有关的历史人物或著作的材料。资料来源除过去公开出版的鲁迅著作（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单行本）外，也包括最近新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和内部印行的鲁迅佚文集、序跋集等。有关的专著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及极少数的几篇文章，如《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区别》、《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等，为了节省篇幅，没有收入本书。

二、专文的编排，以写作年月为序。言论摘录大体上先按内容性质、其次按作家作品的年代、最后按写作日期排列。有些言论摘录，涉及较多的内容，则就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点编排。

三、限于编者的水平，本书编辑中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多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改正。

编 者

1976.11.

专 文 选 编

- 《古小说钩沉》序
《小说旧闻抄》序言
《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
《唐宋传奇集》序例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谢承《后汉书》序
《会稽郡故书杂集》总序
 谢承《会稽先贤传》序
 虞预《会稽典录》序
 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序
 贺氏《会稽先贤象赞》序
 朱育《会稽土地记》序
 孔灵符《会稽记》序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序
《嵇康集》序
《嵇康集》逸文考
《嵇康集》著录考
《嵇康集》考
 破《唐人说荟》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何典》题记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绛洞花主》小引
《游仙窟》序言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示众》编者注
流氓的变迁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及其版本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谈金圣叹
选 本
买《小学大全》记
病后杂谈

目 录



言 论 摘 录

第 一 部 分

- 一、文学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 二、中国文学的发展与阶级、时代的关系
- 三、正确对待文学遗产，批判错误倾向
- 四、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史著作的编写
 - (一)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
 - 1、观点和方法
 - 2、资料及其他
 - (二) 关于文学史著作的编写

第 二 部 分

- 一、神 话
- 二、诗 歌
 - 先秦两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
 - 宋
 - 元
 - 明

- 清
近代
三、散文
先秦两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
元
明
清
近代
四、小说
唐
宋
明
清
五、戏曲
宋
元
明
清
六、其他

第 一 部 份

一、文学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尝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草昧之世，大朴不雕，以给事为足；已而渐见藻饰，然犹神情浑穆，涵无尽之意，后世日有迁流，仍不能出其封域。

《集外集拾遗》52页 《蜕龛印存》序(代) 1916.

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狂狻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蓍，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颓败随起，况久席古祖宗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

《坟》46—47页 《摩罗诗力说》 1907.

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启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斥此谓之迷，则正信为物将奈何矣。

《集外集拾遗》24页 《破恶声论》 1908.

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闾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絃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

《坟》45页 《摩罗诗力说》 1907.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

哉！”

《且介亭杂文》67—68页 《门外文谈》 1934。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

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且介亭杂文》76—78页 《门外谈》 1934.

二、中国文学的发展与阶级、时代的关系

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下略）

《且介亭杂文》16—17页《论“旧形式的采用”》

1934.5.2.

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图圈，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嗷喁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

《坟》51—52页 《摩罗诗力说》 1907.

历来的文章中，化“敌”为“皇”，称“逆”为“我朝”，这样的悲壮的文章就是其间的“蝴蝶铰”，但自然，作手是不必同出于一人的。然而从诗人看来，据说这些话乃是一种“狂吠”。

《南腔北调集》147页 《漫与》 1933.9.27.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准风月谈》1页 《前记》 1934.3.10.

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得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

《而已集》16页 《革命时代的文学》 1927.4.8.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象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记的就两样。

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象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

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且介亭杂文》72—74页 《门外文谈》 1934.

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

《鲁迅书信集》上卷492页 《致姚克》 1934.2.20.

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介绍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

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且介亭杂文》83—84页 《门外文谈》 1934.

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

《花边文学》128页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1934.11.1.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集外集拾遗》378页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1932.11.22.

帮闲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下略）

《鲁迅书信集》下卷692页 《致杨霁云》

1934.12.16.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且介杂文二集》105—106页 《从帮忙到扯淡》

1935.6.6.

总之，在普通的社会上，历来就骂杀了不少的诗人，则都有文艺史实来作证的了。中国的大惊小怪，也不下于过去的西洋，绰号似的造出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而中国诗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浅太偏，走过官人斜就做一首“无题”，看见树丫叉就赋一篇“有感”。和这相应，道学先生也就神经过敏之极了：一见“无题”就心跳，遇“有感”则立刻满脸发烧，甚至于必以学者自居，生怕将来的国史将他附入文苑传。

《集外集拾遗》102页 《诗歌之敌》 1925.1.1.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锐敏了之故罢，向来就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道学先生于是乎从而禁之，虽然很象背道而驰，其实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还是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诗。

《坟》201页 《从胡须说到牙齿》 1925.10.30.

这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胎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准风月谈》96页 《吃教》 1933.9.27.

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

《集外集拾遗》48—49页 《摄播布美术意见书》 1913.

至于谓连环图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这种类之别，也